國朝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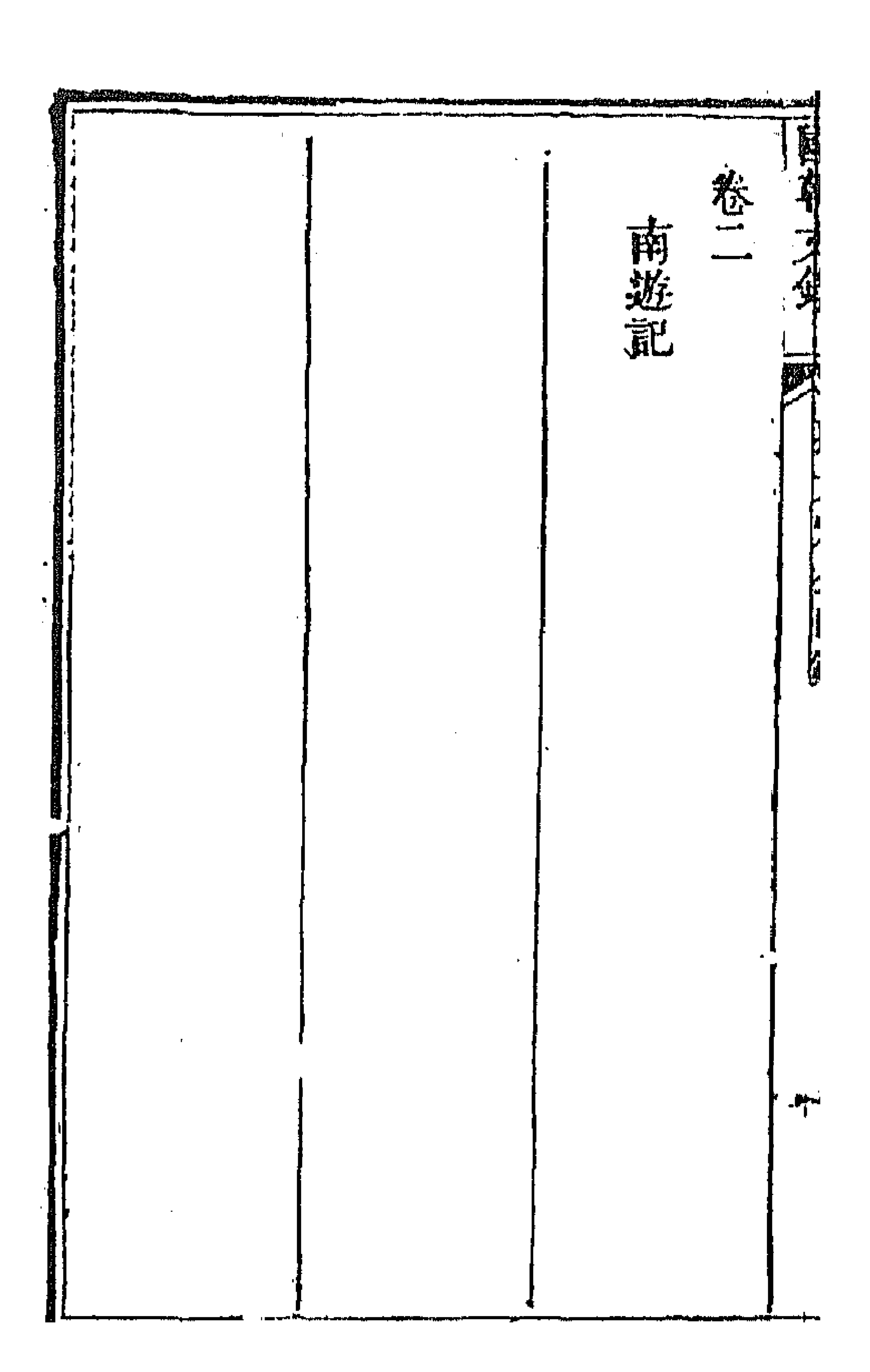
孫文定公文錄引

朱文端公集有雜文無奏疏孫文定公集有奏疏無雜文予讀之皆不能滿意然文端之雜文醇說理皆可爲典據文定之奏疏暢論事允大有風裁三習一弊疏爲從古名臣講格心之學者之所未到當爲我朝第一篇大文其他請開酒禁爲經生家之所不知請定大學規模爲八股先生之所莫辨以及論耗羨歸公之須防流弊論旗圈民房之不可增租論贖八旗公產之不可盡爲一法皆燭之如鏡理之如梳曾子固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言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文定公

實不愧焉末附南遊記一篇析之生面各別可爲 數篇雜文合之氣脉貫通如常山之蛇之首尾皆應錄之俾不出戶庭者可展卷而如行天下之半亦云快已吾聞文定公清修亮節爲一時偉人而經術湛深于易詩尤邃乾隆初修詩義折中摶稽獨斷實出其手與文端公之禮皆傳誦藝林後有論 本朝人物掇而可祭于贊宗者知不能遺此二公也上高李祖陶撰

孫文定公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南遊記

孫文定公文錄卷一

興縣孫嘉淦懿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上高冷重熙化

○○○三習一弊疏

奏爲勉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
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懇切周詳凡臣民之
所欲而口不能言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

議哉而臣猶有欲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術環如陰陽之迭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返此其中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淸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庭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

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者臣工以為盡禮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

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能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

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欲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

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道惟文王知其未見道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繆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之返之已而實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illegible]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

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說得精剴切）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求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逸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危乎微哉深思上乎此一念）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覺而便佞讒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之而習焉忽不知而爲其所中則然自可以轉徙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愼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

能舉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治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哲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狂瞽之論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奏

此文定公乾隆元年所上疏也孟子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

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心之說程朱敢辭而詞氣尙樸

從未有深切著明發露淋漓如此疏者當與伊訓說命同垂萬

世

○請開酒禁疏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本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以應緩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則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自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為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病之用而適以啟喧嘩角鬥之媒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利故造之者多而耗米穀也較他酒為甚往者　皇祖　皇考屢嚴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必待衆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稍查禁約及滿有收穫仍然公行

無忌夫與其禁於已饑之後節省於臨時孰若禁於未饑之先積貯於平日今即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則禁酒之後通計五省所存之穀已千餘萬石矣雖有穀數石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貧乏而所存之穀自在民間可以通融接濟較之無米之炊不啻霄壤矣況遇歲稔豐收穀必甚賤貧民之生計益饒家有蓋藏之效未必不由於此而無識之人或以造酒之家不免失業為慮不知壟斷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用其貲財半通官吏敢於觸禁肆行並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也是禁之則貧民裕生養之資不禁則富民獲漁利之益其間得失

利害較然可覩朕籌之已熟北五省燒鍋一事當永行嚴禁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之官吏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即行定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勸求民隱撙節愛養之至意臣等自當實力奉行詳思所以禁約之方但臣生長田間食貧居賤二十年來農商之疾苦閭閻之情僞閱歷既久知之頗詳見此事所關甚大惟恐措置不善徒滋煩擾而無益於民尚祈　皇上再審之也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既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酒之禁

有司陽禁陰遂黠悍富民用其資財半通官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擬於一旦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其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　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遂能永禁其於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損　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醪以糜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秫黍此皆五穀之最精且良糜之誠爲可

稽若白酒則用高粱而佐以豆皮黍穀糠之類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粱非朝夕所常食而糠穀等項本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重價其糟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為有用非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併禁黃酒則無以為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所不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巨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需不可以數計矣省大麥高粱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之精且良者此臣所

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日食已哉必將以釜甑爨而以鐵耕百工之所搭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不得也故粟大貴則病末大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為薪爨屋墻之用種之而用其稭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既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

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黄酒則費七八兩矣飲以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秕糠穗穀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果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雞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腯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而售則家無蓄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租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斬絞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

利故也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連官吏之處分官長處分則查拿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墻深院查拿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釀醋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行不謹則斯縱而分其貲財（勢必至此）奉行過謹則橫拿而傾其身家不止如是而已夫醋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

比戶可以查拿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愼也〇昔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於歉歲而不必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糧之類亦可以療饑禁之誠爲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暫爲勸導暫行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粃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

姓自享盈寧之慶矣。望 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臣本生聖人之
世受不次之恩惟願吾堯舜之 君一無過舉惟恐吾堯舜之民
少有怨咨是以敢竭其芻蕘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奏
十七日奉
上諭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朕之所以命禁
燒鍋者原爲民食起見今觀孫嘉淦所奏以嚴禁亦有不必可行
者王大臣不可曲從朕旨亦不必迴護嘉淦其和衷定議以聞若
嚴禁燒鍋不但於民食無益而且有害則朕旨可收回何難改正

耶。欽此

此議發於方侍郎苞固自謂考之古而無疑矣及此疏出則適見其迂腐徒多讀書而不識時務矣然出他人手亦不能如此曲盡

○辦理耗羨疏

奏為欽奉　上諭事、准吏部咨、乾隆七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朕夙夜思維無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意諸生讀或有剴切敷陳、可備採擇見諸施行者、乃諸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於實事、想伊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若自田間可比、可悉心籌畫、各抒所見、具摺陳奏、候朕裁度、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强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必籌畫有素、並着各據所見、具摺奏

聞、務期無隱無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欽此、抄粘策問一條前來、欽遵敬閱、仰見我 皇上軫恤愛民、無微不至、求言廣益、無遠不屆、臣職任封疆、籌畫乃知耗羨一事、固有所不可已、提解歸公、其法實不可輕變也、伏查古者取民之法、實不過布縷粟米之征、而輦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役之征之內、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不需耗羨也、嗣後變貨幣爲銀兩、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爲傭僱、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皆陰有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故未嘗明定其加耗之數、與夫支用之章程、以至不肖有司得任意私征、而爲上司者轉因以爲利、苞苴公行、

而廉隅不飭。徵收無定。而陋例日深。一有地方公事。其已飭還者不肯捐出。則又派之民間。因公科取之端。借端百出。而不可究詰。議自定賦輸銀。以來。其弊相沿。而未有止也。

世宗憲皇帝明燭無遺。謀成獨斷。以為與其暗收而多取。不若明定其數。與其私營而中飽。不若責其辦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數。益之繳提其所入於藩庫。以大半給各官為養廉。而留其餘以辦地方之公務。嗣是以來。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計其已定之數。較之未定以前之數。尚不及其少半。則是迹近加賦。而實減之。且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辦公有資。州縣不敢苛索百姓。饋送謝絕。

而攤派無由故曰雍正年間無清官非無清官也夫人而能爲清官也是則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吏治而議者猶皆以爲加賦可謂耳食者矣夫事當核其實不可務其名今避加賦之名則當舉耗羨而槩除之試問傾銷解送之費州縣能盡賠墊乎不能則將復暗取於民而多寡無定矣試問各官之養廉地方之公事正項能盡支給乎不能則將復使因公科取而攤累無已矣況耗羨未定之時凡得一官親戚僕從待養者數百人尚能餽上司而送京官今則無餘潤以及人矣耗羨未定之時凡遇公事強輸派捐公事既竣何能有以飽私橐今則資正項以接濟矣是

昔之取民也多今之取民也少亦旣信而有徵况所取少自無不便於民之處所取少則所留多自可漸有富厚之益此事顯然本無可疑凡設爲疑似之言者皆游客惰民之欲借潤於官與夫不肖官吏之欲變歸公之法者藉以名動 皇上實欲自便其私可概置之不議不足以煩 聖聽也抑更有請者天下無不弊之法當及其弊之未成而救之昔 世宗憲皇帝立法之始廷臣沈近思等以羨耗歸公必成正項將來耗羨之外又增耗羨 憲皇帝面諭以此項銀兩止令督撫將收支之數年終奏聞不必報部查核自不致成正項羣臣翕然從之其議遂定雍正四年河

南巡撫田文鏡咨部以耗羨銀兩製造盔甲工部駁令題銷欽奉
上諭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本省本營之
中有公事需用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致派累兵民乃通權達
變之法並非正項錢糧可比也今因製造盔甲咨部部中並不請
旨駁令具題甚屬錯謬工部堂官着交部察議此時若將耗羨銀
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
項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致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欽此
欽遵在案洋洋　聖謨指示明切其爲百姓計至深遠也嗣因各
省督撫辦理有不能謹慎者於雍正十三年六月間欽奉　諭旨

令按年造冊隨同正項錢糧送部核銷自是以來定例日加嚴密每有動支無論多寡必先報部不准則不敢擅動支隨同正項造冊報銷不合例則駁令追賠矣夫督撫之於地方公事原有後不可以為例而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開銷而情形必不容已者（自是遂[illegible]今之[illegible]無[illegible]矣）賴有此項銀兩通融接濟則官不賠而累不及於民今隨同地丁錢糧報銷則與正供不復能有差別而凡地方公事之不容已而又不准開銷者必須賠墊上司賠墊則取償於屬員而餽送之路開屬員賠墊則取償於百姓而重戥征收因公科斂之端起然則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雖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今欲

少寬假焉。議者必謂無以杜督撫之侵用。不知此在任人。不在任法。督撫苟賢。雖不報部。其肯自穢乎。若其不肖。則報部之册。即其作弊之藪。未見其果能杜也。且耗羨歸公有年矣。報部核銷於今亦有年矣。則某省之耗羨僅足數用。某省有餘。某省不足。戶部亦知之詳矣。其僅敷與不足者。雖欲侵用而末由。所可作弊者。在有餘之省分耳。今若將有餘之省。核留數用之數。其所餘者。減輕耗額。以予百姓。使百姓受輕賦之益。而督撫又無侵用之由。其法乃（此法行然後至于今國用不足耗已成正項矣）盡善。併可不煩戶部之查核。而所謂耗成正項之流弊。亦可以永杜也。故臣之愚。竊以為耗羨有所不可已。歸公之法有所不可

變但當思其流弊而預爲之防伏願核耗羨之昔多今少知其無

不便於民官吏之昔貪今廉知其必有益於國慎守已成之法勿

爲浮議所動查耗羨之有餘者輕減之使百姓沐 皇仁而官吏

無由侵蝕復年終奏聞之舊例無使濫報於前苛駮於後以杜耗

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則百姓長受耗羨歸公之利而不滋其害

不惟敷政安民之切務亦繼志述事之大端也伏讀 聖諭有曰

各據所見無隱無諱臣是以不敢隱飾多有罔識忌諱之語伏望

皇上俯其迂闊而加採擇焉臣不勝惶悚之至臣謹奏

八月初七日奉

硃批耗羨一摺留中

有一例即生一弊耗羨歸公當時原以杜苛派豈意不久即成

正欵而耗外加耗猶苦不足耶

旗圈民房疏

奏爲旗圈民房事。查直隸地方、多被旗圈。當日圈地之時、例從圈外下繩。是以鎮店村庄、多在圈外。然而所圈既廣、則零星村庄、列在圈內者、亦復不少。其帶地投充之人、房屋人口、盡行入旗。其未經投充之人、則地雖被圈、人房尚在。小民戀土重遷、雖有撥補地畝、不肯舍房就地。是以父子祖孫、相沿居住。民人自住其房、而租種旗地。旗人止收地租、而並不問及民房。通省州縣、旗民相安。毫無異說。數十年於茲矣。突於雍正九年、則有樂亭縣庄頭蘇爾岱等、以民房既在圈內、即係旗房、按戶索租、派命喂馬、以致民人張

文傑等紛紛呈控於雍正十年、經內務府委員會審、以房係民人祖業、但既在旗圈之內、房基又已除糧、令每門面房一間出小數錢五百文、嗣因蘇爾岱等以止給門面房租、餘房尚未征錢、又在內務府控告、於雍正十二年、又行委員會審、以民房既係祖遺、不便令出房租、應又量房基斷給地租、結案、而蘇爾岱等又在內務府控告、稱房在圈內、即係旗房、欲按間起租、併追歷年所欠租銀、私造房冊十五本、以圖抵賴、嗣經地方官審出真情、將假冊除銷、仍照前斷給與房基地租、乃蘇爾岱等又稱民人私行毀拆房屋、盜賣木植等情、覆控、而內務府亦咨稱房屋在圈內、即係官房、應

斷還庄頭按間起租不許民人拆毀變賣經前督臣李衛委員研審民人所拆賣者皆係自已租手所遺房基並與旗人無涉仍照前斷給與房基地租再加小數錢一百文冀以完結此案又經內務府以庄頭人等現住之房亦係當日所圈民房如旗地民房之說不爲改正則旗人所住之房將恐盡爲民佔咨駁前來經前督臣李衛再三分晰以圈地並不圈房址以地畝有檔冊而房無檔冊地畝有撥補而房間無撥補如將圈內民房盡歸於旗則數十州縣之人供無一椽之託流離失業何所底止懇請仍照前議咨呈去後於乾隆三年准內務府咨稱此案旗民構訟數年未結今

此語甚明

直督雖議以房基照背腴地畝起租、而蘇爾岱等呈稱、膏腴上地、每畝租銀一兩五錢等語、應令地方官將房基逐一查明、每畝折衷定為一兩、仍外加小錢一百文、將從前拖欠租銀、嚴行照數追給蘇爾岱等當差、等因到臣、當經轉行去後、茲據樂亭縣知縣施世洪詳稱、會同委員前往鄉村查丈、○各村民人、○堅稱房地是其祖遺圈地、並不圈房、○到處環繞呼天搶地、○雖經責懲而不止、小民盈千累百來、○便概以刑杖壓制等因、○前來、臣將歷年案卷詳細檢閱、○圈內房地、○是旗是民之處、○並無 諭旨、○以及部文檔案租約契卷等項、○其蘇爾岱等訐訟、○止以既在旗圈之內、○即係旗房為詞、○而謷

問之官亦止以房基既已除糧自應出租爲斷不知村莊房間皆隨地畝故地有糧而房無糧今所圈之地既已撥補所補之地仍復有糧則所遺房間不應重複加征是房本無糧非昔有而今除也二語九疊數轉

朝廷既未明加其稅莊頭何可私徵其租至房在圈內卽係旗房亦屬懸揣臣伏思圈佔之意固欲使旗人有可耕之田得以務本亦非使民人無立錐之地盡皆流離若果圈內之房盡應歸旗則當日初圈之時何難驅逐其民人而補撥其房間乃仍令民居住不行撥補亦不取其房租此實

世祖章皇帝如天好生之仁欲使滿漢人等並生並育於帡幪以成林總無外之盛治

聖祖　世宗顯承未改滿漢聚處祖孫相沿自當悉遵舊制不可稍毫更張其誣賴佔等偶爾告爭止宜曉以大義　國法令其寢息乃從前地方官瞻徇遷就先斷房租以致爭租追欠訐訟不休卽使此案勉強完結而畿輔千里旗圈之內所有民房萬萬千千不可紀極若援照此案羣起告爭則訟獄繁興北人婦子俱無寧宇　國體民情所關甚鉅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將此案房間免其斷給租銀令旗民仍舊各管各業以結塵案嗣後圈內房間總以現在管業者爲定如民人於祖遺房外又佔旗地多蓋房屋或旗人將民人祖遺房屋妄行告訐希圖取租者俱照違制律

治。罪則滿漢相安。無由訐訟。。襏聊兆民永戴　皇仁於無旣矣。謹
奏、
李說圈地並不圈房先生並云地有糧而房本無糧追進一層
奸棍更何從置喙

○○八旗公產疏

奏爲遵　旨詳議事、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戶部奉　上諭、爾等會同八旗議奏公產地價除抵補𧹞造官房外、其餘剩銀兩請給發地方官、將從前典賣與民人之旗地、贖回報部、先儘原主取贖、如原主不贖、卽准各旗官兵人等認買等語、欽惟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而無缺乏。嗣因八旗生齒日繁。恒產漸少。旗人又或因事急需。必不得已。將地畝漸次典與民人爲業。雖民人不許私行典買旗地。向有成例。但歷年久遠。展轉

相售已成民產今欲將從前典出旗地陸續贖回必須於民人全
無擾累辦理始爲妥協再以此項地畝爾等議令原主取贖及官
兵認買殊不知官員內間有一二人何可扣俸認買而貧乏兵丁
食餉有限無從措價勢必至盤歸富戶富戶或肯周濟親族亦豈
能多爲分給其所周濟能有幾何則贖地一事恐未必於貧乏旗
人有益可將此旨行文直隸總督孫嘉淦詳悉妥議務令於旗人
有益於民人不擾方爲兩便之道餘著如所議行欽此欽遵行文
到臣仰見我　皇上恩同天地明並日月務令漢滿軍民各得其
所之至意臣謹廣爲咨詢詳加酌議查民典旗地其來已久誠如

聖諭展轉相售已成民產且有蓋房屋葬墳墓於其中者不爲
取贖則旗人之生計不能充裕議爲贖之則民人之生計不無擾
累似在兩難之際而臣以爲無難也（說透語）夫事必原其始而核其實知
其所以典地之故則知所以贖地之方伏查定例民人不許私典
旗地而往往私典者豈果欲據爲世業哉生長田閒非種田無以
爲生地既被圈不得不租種旗地又苦於田主之爭租奪地不能
安其生也於是乎乘其亟須而思典之其意止爲久種計耳（典地之故若此）今動
公項以贖之百姓不苦於得價還地實懼其奪地另佃而旗人雖
贖地必不能自種勢必仍令人租與其易人而另佃誠不如仍其

舊之為愈也臣之愚意但令地方官於贖地之時查明現種之人
與現出之租將其佃人姓名租銀數目造册兩本一存官署一咨
八旗其後無論何人承買其佃戶仍舊承種其租銀照册取收不
得分外需索如本佃抗欠租銀許地主呈官另佃若本人並不欠
租而庄頭地棍無故爭租奪種者審實嚴加治罪如田主果欲自
種則佃人雖不欠租亦當退地若田主並非自種奪地另佃者審
實亦並加治罪再租地人等有於田內蓋房屋葬墳墓者如係本
人種地則令其照舊管業如因欠租奪地或田主自種退地其房
屋院落地基並墳墓佔用地面量明丈尺畝數照上等地畝出租

不許田主人等勒令拆屋遷墳如此則種地之人並無遷徙失業之苦且慮其欠租另佃自必上緊輸納不惟民人全無擾累抑且於旗人實有裨益矣至贖地之法原議欲以一分五釐利息核算（此段言贖地之法）如每畝租銀一錢五分者作價銀一兩等語其意蓋恐不肯之人一開贖地或於文契之內有浮開價值誆銀分用之弊是以量爲畫一之法以杜弊端但旗民典賣田地情形實有不同有按季壓（此等情事非生長田間者孰由知之）租或三年五年者有老租老典數十年或百年者租則年滿退地不給原銀典則年限雖滿亦必銀到取贖其贖價多寡視典租之年限年近者一照原價其年遠者則酌量讓減此其大畧也至典

租文契多係經官用印卽不用印亦必有中保花押若欲串通浮
開亦甚煩難借使有之不過百分中之一二今因一二奸民之弊
而概定一切之價以贖之其在年限將滿者官贖之價反多於私
贖而年限近者則以爲短價而奪地於 國帑未能節省而轉滋
物議似尙有未協也臣之愚意此項地畝旣交地方官取贖自當
逐案辦理如果文契形迹可疑者審有浮開情弊則嚴治其詐僞
之罪將地竟行入官不必復給價値如並無情弊則當照其年限
按年遞減如地十畝用價十兩租十年者則是每年租銀一兩若
按年扣抵
已種九年則以一兩贖之種八年以二兩七年以三兩一切歷租

地畝俱用此例核算。如係老典者。不論契載年限。當以十年爲率。其在十年以內者。俱照原典之價。十年以外。每十年減原價十分之一。五十年以外者。均以半價取贖。如此則所用贖地之銀。較之概以一分五釐者。核算之數。必有節省。斷無浮多。而逐案查核。情理俱得其平。旗人民人。皆戴　皇仁於無旣矣。又部議稱業主令在本旗呈明。原地典主。令在地方官首明。造册送部。倘隱匿不首。將地入官。原主照隱匿官田例治罪。如年遠。原主不知坐落。典主有意隱瞞者。亦照此例辦理等語。查現在辦理旗民互控地畝案件。多有旗人將納糧民地。覬其肥美。冒名告贖者。若令在旗呈明。

即為質據雖係其無混行開報之弊至民典旗地之後有轉典與民人者亦有轉典與旗人者有原畝仍分開轉典者有展轉租典更換不易者歷年久遠人亡數失而概無以隱匿之律撤其地而罪其人未免屈抑加以地棍訟師借端告訐滑吏蠹役賣𢿜作弊何所不至民典旗地不下數百萬畝典地人民不下數十萬戶此數亦非可不公產餘銀逐年劃積未必一二年間盡行贖取而預開訐訟之門則是無事而滋擾也伏查老圈旗地界址甚為分明至今猶在凡老圈之內但有民產即係私典無法可以隱匿現今公產餘銀先將圈內之田取贖至於圈外旗地或係民人帶地投充或係旗人

各自買置原與老圈舊畝不同其典地之民人有爲業已久不願官贖者亦有家計艱難亟思轉售者如圈內之地皆已贖回公產之銀尚有餘剩但將所剩之銀交與地方官查明願贖之家陸續贖取若未屆期不必預查如此十年八年飭交辦理則旗產日漸充裕而民人亦相安於無事矣至贖地之後旗人承買更須酌議伏讀　上諭曰貧乏兵丁食餉有限無從措價勢必盡歸富戶富戶或肯周濟親族亦豈能多爲分給則贖地一事恐亦未必於貧乏之旗人有益　聖謨洋洋誠爲旗人思久遠之策也查貧乏兵丁不止無從措價借使措置亦不能多所買不過數十畝至一二百

畝而此身在京城不能自種有限之地不可以設庄頭差人討租往返盤費所得租銀隨手花消貲無營業之方雖立法以均之終至盡歸當戶此必然之勢也夫依古以來使人自養則有餘以官養人則不足我國家苞桑鞏固億萬斯年八旗生齒不可紀極若不令其自爲生計皆袖手而仰食則雖多方籌畫恐未必大有益也查八旗公產以及旗退餘存入官等地及此次贖回民典之地不下數千萬畝似應查明八旗另戶正身如有情愿下鄉種地爲生者不必取價上地給與百畝中地給與一百五十畝下地給與二百畝令其率領妻子居鄉耕種初種之年量給牛種房屋之

貧一時雖不無所費而以一二百畝之田可使一家八口之衆永無饑餓之憂且子孫皆有常業不復仰給於官其爲利賴實屬無窮再查入旗有地之家從前亦多有在屯居住耕讀爲生者後因李禧條陳皆移住京城實於旗人無益臣之愚意除爲官披甲當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餘閑散人等如有情愿在屯居住自行耕種者俱各聽其自便如此則旗人皆知務本風俗漸歸淳樸且身耐勞苦則筋力强壯將來拔補兵勇必更勇健此則萬年富强之要術也（此下另補一意）抑臣更有請者查我　朝定鼎之初雖將民地圈給旗人但仍係民人輸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一地兩養

彼此相安從無異說至近年以來則旗民往往因欠租脫地互控結訟其弊皆起於取租之旗奴承租之庄頭攬租之地棍小民欲治良田必積二三年之苦功深耕易耨加以糞治田甫就熟而地棍生心遂添租挖種矣稍有爭執即以民霸旗地告官矣庄頭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盜佃戶受其侵漁甚且今年索取明年之租若不預完則奪地另佃矣另佃必添租挖種添租租銀改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併少租亦不得矣旗人不能出京多差家奴下屯庄頭地棍聲色誘哄欲博相從所收之租隨手花去則又採次年之租矣至於次年無租可索而懼主責懲則以

佃戶抗租爲詞矣今年張甲至明年李乙至小民以爲租已預交旗奴以爲租未收取遂至互訟不休矣田主苦於欠租雖有地而無利民人苦於另佃求種地而不得而於中取利華衣鮮食者皆庄頭地棍之家刹良民以養奸民甚可惜也查地棍人等有司可以懲治臣當嚴飭地方官查訪得實或被人告發必從重嚴處至於庄頭旗奴則非有司所能制也仰懇 皇上天恩勅諭八旗王公以及有地之家如有不設庄頭（此法見行）愿交有司催徵者臣當飭地方官按年催徵完解或有逋欠將地方官照例參處如愿自置庄頭或差家奴討取亦悉聽其自便但不得輕意更換種地之人如庄

頭家奴稟稱佃戶抗租。但令田主將歷年收租之額。與當年所欠之租。開一清單。行文地方官查明。果係佃戶抗欠。自當追比完解。如係庄頭家奴於中作弊。審明治以應得之罪。如此則庄頭家奴不敢侵蝕揑詐。地棍人等。自無所施其奸狡。旗人按年收租。不虞逋欠。民人獲有常業。不憂侵奪。臣乃可以勸其治壟土勤懇闢植。菜蔬藝蓏桑。庶幾民人漸至盈成之慶。而旗人亦長享豐亨之福。洵為旗民兩便之道矣。係奉 旨交議事件。有關旗民生計。臣不敢不竭其愚昧之見。謹詳悉敷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層層駁詰。層層指陳。真是曉事人說話。至謂旗民當散居種地

各自爲生則尤切大計雖陸宣公無以易矣

○太學條規疏

奏為敬陳太學條規仰祈　睿鑒事竊惟我　皇上懋昭峻德敷文教尤加意於成均祭酒司業既有專官又命臣嘉淦總司教事欽奉　上諭太學為教育人材之地必董率有方斯俊乂輩出臣跪讀之下欣悚交深日夜思竭一得之愚與諸生講明切究以仰副　皇上典賢育材之至意伏念造士之道宜先定其規模俾

數語總提

人有常額學有常業至於歷久觀成亦必用及其時而後可以收養士之實效則肄業人員宜定額數也

下三條分列

查肄業貢生蒙世宗憲皇帝樂育深仁　賜南學官舍一所每年賞給銀六千兩

為諸生膏火周恤及講課桌飯等費臣等酌定貢監人等有篤志好學羈旅無依者令其在內肄業朝夕課誦每月給飯食銀二兩其有親友可託或有館地棲身者令其在外肄業按期考課每年給衣服銀六兩遇有疾病及丁憂事故者量為周助通行在案恭逢我 皇上聖人首出多士振興各省選拔人等束裝負笈雲集京師若概為收錄恐才質不齊難以造就欲量加甄別則員無定額無由取去查歷年肄業人數少至一百餘人多至三百餘人請嗣後六堂肄業人員以三百名為定額每堂各五十名以三十名為在內肄業之缺以二十名為在外肄業之缺凡到監之恩拔歲

訓人等臣等詳加考驗擇其品端文優者充補額數有缺勿濫足額之後遇有續到之人照前考錄待其缺出始行頂補其衰老才庸者令其回籍肄業不得濫收如此選擇精愼則成均之士皆英俊之材矣再授業考校宜有實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原欲其兼經酌雅發明聖賢之精蘊其法非不善也但相沿既久勦襲獘生習舉業者抄寫揣摩以求速化目不覩經史之全耳不聞大道之要幸而獲中授之以政而不達非才不足其所學者末也顧咕嗶文詞既患其學成而不適於用卽高談性命猶恐其能言而未必能行夫比年入學必有可督之課程而後勤惰分中年考校必

有可稽之材能而後臧否辨伏查有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分課學徒發取其顯然有據者以驗德業之進修其法可至今行也臣等請酌定規條令諸生四書八股之外各明一經各治一事相其才之所近而分肄焉其明經者必令博覽先儒之疏解熟誦

皇上所頒折中傳說彙纂諸書務期深明聖人之意有裨於生民人倫日用之常其治事者如歷代典章史鑑事蹟以及律令錢穀算法兵制河防之類務期講究明切實可見之施行歲時考課以此分其勤惰期滿保舉即以此定其優絀如此則教者有所施其功學者無所藏其僞多士既爲有用之學 國家自收得人之效

以此爲程實爲良法

矣再期滿錄用宜及時器使也夫治化之不及於古由守令之無（此意更說得深厚亦從）循良守令之無循良由科目之無賢俊科目之無賢俊由學校之（胡安定教得來）無眞才學校之無眞才由教職之無實學而國子監者教職所從出也　恩拔歲副監生皆應銓教職之人也祭酒司業聚天下之應爲教職者而教之教成而布之天下使各爲教職以行其教而後天下之士皆知向學士知向學則科目得人科目得人則教官各舉其職然後教化成而禮樂可興此教職之官所關甚重而貢監之銓用不可不加意也乃今之所以用貢生者則尙有可酌議者焉伏查各省拔貢來京三年期滿咨部別無錄用之途北有復

設教諭一項。於十二缺之後敘用一人。計其得官之日。必需二三十年之久。夫選拔貢生。原爲成均肄業而設也。乃今不肄業而或已得官。既肄業而轉無官可得。不肄業而得官。則爵賞不足以爲勸。而轉以滋飾修言貌踰等躁進之弊。既肄業而不得官。則目前之肄業者。無由生其鼓舞。而且使天下之爲教職者。不出於成均之所教。其成均之所教者。終不能爲教職而行其教於天下。仕與學不相資。則講課與咨銓。皆成空文而無實效。不可不變通也。請嗣後肄業期滿之人。臣等詳加考驗。除才質平常者。照例咨部歸班候選外。其有器明事治。才品卓越者。列爲一等。照九卿揀選之

例帶領引見恭候　皇上欽定分發各省以知縣試用其或才猷未裕而學術醇正堪膺教職者列爲三等一體引見分發各省以教職即用使出其講課之所得以立教術經義治事之法以訓士數年之後分發既多則天下之教官皆稱其職將正學昌明而教化可以日隆人才可以日出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之謂也以上三條就太學中應行事宜備陳管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太學積輕至先生爲祭酒而後規模粗具此極有關繫之文

○撫綏苗猺疏

奏為詳陳撫綏苗猺之法以靖邊圉事伏查楚粵滇黔皆有苗猺時或蠢動僉謂野性兇頑難以馴服今臣親至苗寨詳加體察乃知苗猺之可憫而易化也查苗人最善種田山頭石角無不墾藝兼善蓋屋曲室重樓結構宏密比戶皆有世業以長子孫又其語言文字多與華通臣傳集其頭人而訓諭之凡臣所言皆能通曉所過峒寨扶老携幼焚香跪迎其誠懇如此本不應有叛逆之事而時或有之則由經理之未善也查內地武弁不許干預民事而苗疆不然文員怯懦不敢輕入峒寨惟催糧及買物派夫則差役

前去持票滋擾此外一切爭訟刼殺等事多係武弁管理于把微員皆受理詞訟汎兵營目皆勾當公事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而波其家資甚而辱其婦女苗人不勝其忿而又無所告訴是以發憤而與之併命至於一殺兵役而其釁遂開矣武弁張大其詞而通詳文員推諉其過而捏稟爲上司者或勦或撫意見不同行文查議動經時月苗人乃得聞風而預爲之備四處勾連多方煽動血酒一飲則兩寨團結木刻一傳則良苗脅從比及官兵之至已聚集多人乘高據險此其所以反之易而平之難也幸而 天威遠播叛

逆例平乃經營於事後者仍復蹈其前轍搜捕株連幷兵之滋擾愈多叛餘孑遺文員之漠視更甚苗猺愈苦而愈無所告訴則乘釁復動惟力是視耳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無約束之方無事止於侵漁有事止於勦殺勦殺之後仍不改其侵漁則侵漁之久勢必又至勦殺若不改弦而更張之其弊未有止也記曰君子因其俗簡其禮語曰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夫苗人散居而處故各服其頭人亦其勢然也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知者頭人能知之鬥爭刼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解之故治苗之道治其頭人而已但頭人甚多不可無所統攝

應於各寨之中用其頭人立為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立為峒長使約束寨長而統於縣令眾苗有事則寨長處分息之寨長所不能息者告之峒長峒長所不能息者告之縣令縣令有禁約則傳其峒長而戒諭之使峒長告寨長寨長告眾苗如是則縣令於苗人有提綱挈領之方自有令行禁止之效但峒長之服於縣亦非可以刑驅而術馭也必實有所以役使之道臣之愚意每峒長一名應照鎮筸土百戶之例減半給與工食銀十二兩使四季赴縣支領計裁一兵之糧即可養二峒長每縣峒長不過十數人則所費亦屬無幾而峒長既豢養於官則其服役必勤峒長

有過犯縣令易置之則其守法必謹且一歲數至縣令之堂則凡朝廷之德意可宣而布也苗人之疾苦可詢而知也峒長數見縣令則凡有爭訟可訴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縣令數見峒長則凡有公事可當面告語而無差役之擾縣令之治化既行苗人之服從自固則塘兵之在汛者可以酌量情形而漸次裁撤武弁之在營者可使恪遵公令而不預詞訟如此則文武之職守攸分兵役之滋擾永杜滋擾既杜則苗猺永安而無爭鬥悖逆之事所謂易立法因其俗而利導之也臣此次巡視苗疆於未經起程之先即差員弁前往苗峒諭以設立峒寨各長承辦公事不許兵役騷

擾之意。苗人聞之。歡忻鼓舞。報名註册。比及臣至之日。峒長寨長數百人。俱改易服色。剃頭著帽。羅拜道左。臣分別賞給。峒長給以銀牌紅綢。寨長銀牌紅布。隨據峒寨各長。連名具呈。稱蟻等初歸仁化。實望教訓生全。以後各寨如有不法等事。蟻等查實。即行報知文武衙門。一面拿解請治。不敢煩動兵役。如蟻等隱匿不報。查出、領罪不辭。如有公事差遣。或有番悶人犯。惟乞開載姓名。令蟻等按名押赴衙門。若有遲誤。亦甘領罪等語。則其苦兵役之滋擾。而樂於自行承辦之意。亦情見乎辭矣。查城步之苗峒有五。每峒設立正副長各一人。共峒長十名。應支工食銀一百二十兩。綏寧

之苗峒有四應設正副八人又因寨多地廣於抉一抉二六甲大馬等處添設五人共峒長十三人應支工食銀一百五十六兩此項公食亦無容動支正額現今各峒清出叛產除設立堡卒之外尚有餘田招民租種即於叛產租穀內給發如此則以苗養苗而國帑不費以苗治苗而官吏不勞但得一良有司選擇數峒長而撫綏之訓誨之盡去攤派之習嚴禁兵役之擾則苗人得安耕鑿之業自不改其愿朴之素上下之情懽忻交通雖有悍奸無庸煽惑而兵端可以不生疆圉可以永靖邊兵可以漸撤矣謹將苗人實在情形與臣所以辦理之方詳悉敷陳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謹奏

只立寨長峒長治其頭人而苗已治矣挈領振綱莫善于是